號八第至號

+

容 內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第

1 郵票通用

碼頭裏良晨好友社,本報發行所

假。

**不報第十號改於二月二十** 

良晨如友社白

**陽顧諸君注意** 承蒙函付書報價默·零數可以郵票代現·滿洋請付通用鈔票· 良晨好友社白 良晨好友社白

絲光。

陰曆年終

**陷年終 (即陽曆二月十五日) 爲限。全年定費連寄費大凡向本社直接定閱本報全年者。奉送社會小說集「愛** 

從今天起。

日發行。

恐勞讀者注望。特此佈告。

時屆陰曆年關。本社辦事

需報份如有增減·乞距該號出版期五日前通知·『三』售剩之報·恕不收退· 銷簡章 『一』每洋一元起碼·批銷本報一百五十份·費叨先惠·一可將鈔票納る 號信內)『二』每號需報多少份:至少十五份 請於來費時聲明。

後儘一星期內·可退五份·以示優待,『四』雙方郵匯寄費·各歸自理。『五』本簡章所定· 『一』凡關於小說的研究·批評·軼聞·近事·種 種文字·以及小說作品

拘撰譯長短·均所歡迎·限白話體·閒文欄容納一切雜文·却不拘白

足郵費的·不刊即退·『三』來稿信面逕寫上海新碼頭裏良晨好友社便了 言·『二』來稿請附通訊處·並聲明頗受何酬·那不會預先聲明的·刋出後即以本報爲酬· 那來稿附

使人讀了。發生更密切的感 0 的內容。和小說根本 就在那個時節上刊登出 一個時節有 使人讀了不快。 强做成。 結構。差不多篇篇相彷彿的。縱有

動。 在有許多定期出版品 時節的一法。 這是編輯者利用 不過現

說

充作那應時特刑的資 以顯他編輯手段之高。 求人家做應時小說。 毎在一個時節上。徵 中倘是容納小說的。) 的編輯者。(那出版品 。以爲不如是。不足

Ξ

時節利用去了。 時的。小說却萬萬不可。

戲文章。或者可以隨筆 縱使勉

綠枕 梧碧 我舍

得好的。 值。由是可知應時小說不是定做節混過去。難得有單獨存在的價 一二別出心裁的。 也只能附着時

這却是被

含着「討好」的作用。編輯者 范烟橋稱應時小說為了 應時小說供給讀者。或也同心 。妙一習俗在時節上互相飽送

一個時節的小說。所有造意

彩。刊登出來。反

試看現在那許多

好罷。 意。然而未必討

不很均匀。 深藍而帶着淡墨 面上。但是 挨次罩在灰白色 **呪上。一** 选疏忘 密處

細雨。草上積着的水珠。映着 出來的炊烟。霧露撲在面上 的月光。怪可憐的泛出閃光 疏處却似早晨村家烟突

## 最小第九號: 第一張 **医好友社印行**

第一張:

友趾印行

很是嘈雜。把那時的靜寂破除儘管。都時常放出悲哀的嘯聲來。 慢慢地蠢動向前。 多汽船膽小停駛了。 浦面上的霧當然更加的密重。 盡。 走唱雜 o 但是他們的沒 有的還仍舊

邊的一塊石頭坐了。深深沉思。幻 音也就靜寂下來了。 的汽船。也都開駛完了。汽管的 到伊的兩頰如何飽滿。並且帶着 。到我的心愛人兒那裏去了。我想 細弱有致呀。我醉了呵! 粉紅的顏色。伊的微笑如何從小 想跟着天上的行雲和海裏的流水 **伦深了。霧** 嘴上綻露出來。 醉的時候。 露也漸漸散滅了。浦面 伊的腰部又如何 忽聽

> 子的聲音。有時很與奮。有時很平 華中。搖出一隻船來。船頭站着一 吹來的時候。 和。當我正在想着。這歌 歌聲從遠處吹來。 我便不由自主地 十分清楚。後來那隻船駛得近了 這麼深了。一個人坐在水邊的石站在船頭上的人說道。『朋友。夜 作答。 是什麼人啊。誰在唱……」那人不 就在我的旁邊了。 八。因為離開我的地方很遠。看不 船夫只管 抬頭忽見在遠處產 喊道、「喂。 向着我搖來。呀。 隱約可辨是男 聲從那裏

相識的。我便手足無措。不知說什 上。不怕孤獨麼。快到我船上來 他見我這 我忍不住了。說道。 惡麼。 讓我先進去。 麼爲了好意請他進來。 半問己一半問人道「倒很可笑 望。滿懷着疑雲 「說什麼話。 何關係。怎會在你這点 過頭來向着那 來。『恕我的鹵莽……』 幾個 不好了。我走進去倒吃了一 副面孔。奇怪起來了 "裏面去請 和恐慌。 人恨恨的望 反害

能。」我便跳上去。

見他却具

這部書是枕綠

-- 1

容內

七年後的一吻

陽春殘華

可憐的劣子

目前

一六張銅版紙

兩父之間影上爪痕 響念間感前之酒

婦人之言

**雪霄匠顧** 藥術與**慈**愛 **阿室** 

謠言 悔悟

一年辛苦爲誰忙小別七日

機會莫失。 鈔票納函中便了。特價期以陰曆年終爲限。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

和中國新舊兩小說派。自己開闢一

個園地

。這幾

他能調

也不神

逐行夾

。也就是本書的定評了

逐頁圍花邊。 插圖有枕綠先生的種種照片

目 篇

**窗外之人** 

毎部向售大洋七角。

特價大洋五角

函購寄

費不加。郵票十足通用

購兩部者

以壹圓

弔 野 費

。我見他這副形狀。心中也不由得 有些不忍起來。 很憐惜這位青年 的意志很是薄弱。 這樣的忍耐不 的意志很是薄弱。 這樣的忍耐不 住。會肯在人家面前。顯出自己的 程。會肯在人家面前。 以中也不由得 弱點來。

他哽咽着說道。『伊……伊既然是……是你的人。那我也不願因我你們的佳……佳事罷。你愛伊。成你們的佳……佳事罷。你愛伊。成你們的佳……佳事罷。你愛伊。我你保護伊。與我愛伊佛的愛情。我不知便犧牲了自己的身體。玉麼分別。祝……

便向船頭奔去。向水裏一跳。我想着那睡得很熟的蕙珠望了一望。我看他丟了幾點熱淚。呆呆的朝

上…… 提到。我一陣心酸。也倒在船板 很急。便把他衝到不知什麼地方 很急。便把他衝到不知什麼地方

蕙珠還是睡得很熟。不知伊在夢

先自起了 來叉麻雀。要叉五百元底的。同席的模樣。我還記得有一次。伊坐下 兒。白而且圓。顯出伊的富麗堂真 份。還是一名聲勢赫赫的團長。那 在軍營展當着軍官。伊丈夫的職前。伊的丈夫恭韋。和我先父。同 見了。」我聽了。答應一聲。腦海由 。大家只好硬硬頭皮。坐上桌去 流連在外。伊不得已便搬往鄉間 起身來。毫不爲意的走了。近幾年 結果。伊竟是一個失敗者。但伊立 麼。伊是團長夫人了。伊那時的哈 來。先父去世。 聽了。暗暗發怔。但伊是團長夫人 在軍營裏當着軍官。伊丈夫的歐 和伊父母同住了。 田野之中。是何等的雅緻。鄉村民 伊丈夫也失了勢 布。 我以為伊安居 印出七八

最小第九號· ……第二張… 良晨好友祉印行

良晨好友社印行

90 SI VI SI 71 LI OL 6 8 Z 3 S

游。伊告訴我道。『吳仲**葬死得可談。伊告訴我道。『吳仲葬死得可** 

這一瞧。 我在轉瞬間想過了。我的雙目。便 景。大約也足夠伊的玩賞了。 吳仲彝的妻子麼。 泛白。伊實是一個美人兒。幾乎把 我靈魂兒攝去了。我退到這邊來。 **判等憔悴啊!同時我目中。 季的妻子。我又暗暗失驚。想伊是** 間我的叔父。他說。伊是吳仲 小孤孀了。這麼一個美人兒。却這 我母親所指的韓伯母瞧去。呀。 韓伯母。心中暗想道。現在伊 力隱忍下去。不自然的喚伊 一個美人的倩影。伊秋水般的 瓜子般的臉兒。皮膚細而 可使我驚極欲呼。 可憐伊是一個 又送 但我

之勞。仍然不壽。可想他們是傷心 憐。去年剛成親。沒三月就天折 起來了。韓伯母怎麼這樣瘦削。臉 我兀自代伊悲傷咧。』哦。我又想 極了。留下那個妻子。也極美麗。 於伊。反平白地添了一重負担。教 是依賴伊的。 你可看見麼。」我道。『我也看見。 了。我若不是母親指看。還不知韓 兄黑黑的。 他們如何不怨望呢。 日子。却不比小時了。伊父母先前 伯母可在座不在座呢。我母親道。 恨。由憤恨而怒罵。伊 。他父母養他這般大。費盡提携 韓伯母現在過的是靠着父母的 不似先前的白而且圓 如今不但不能求助 由怨望而憤

> 看。要不然。伊早不耐人世了。 着。要不然。伊早不耐人世了。 着服前這種環境。又如何教伊不 有服前這種環境。又如何教伊不 有服前這種環境。又如何教伊不 等。要不然。伊早不耐人世了。 臨 程子。 心目中還有個丈夫希望

●良晨好友社發行部特

啓

· 陰曆年關。循例休假。惟本社發行事宜。仍照常有員司理。 本報優待定閱及「十七年後的」特 重。 函購者均以發信日為準。 本報第一號至第八號有剩。不僅 至第七號。封面廣告略誤。特此更 至第七號。

般的惡運啊

一天過了。

我坐在燈下和母

## 書全奇萬

篇十六百一容內

日讀十篇。此書可供半個月的消遣

直教一班好奇之士

個個稱奇。

分二角兩洋售廉

## 下如目摘

美世新一十飛食金吸耳西三別跛空接被善奇空那日濫出日世寧破世四世横郯國界奇笑萬鐘人齒烟技人十開脚中吻吻睡犬中威本娶賣本界檬天界齡界斷色登最之十元 樹之賽夫絕年生賽飛收之之 演文之奇丈之最水荒第幼第大中山貴鏡萬代 犬會人食不面走行捐希夫 劇豪奇聞夫男富可之一孩一西之之重 金價 之言之會之 奇婦 之孩 女之窺旅冒斃潔洋灯火之 奇一新 病 交 怪 浴小秘行險熊地之聲車椅 鷄 管兒密家家誌 賞金

良晨好友社獨家發行寄費在內。郵票通用。來函不必掛號。 上海新碼頭裏小橋頭銘新里每部定價四角。廉售大洋兩角二分。函購

西北風一陣陣吹來。 倫次的荒塚上面的衰草。 。這種情形。彷彿是一幕死劇 。淡紅色的殘陽光。斜照 錢邮塘 片荒郊上。分外可慘。 吹得那亂無 兀自搖

免不掉要睡到這士邱裏面來的… 他的眼簾裏。同時的腦海裏。也起 慘的景象。和一堆一堆的亂墳。到 種波紋。他想道。『一個人生 上。終日擾攘。在你有幾百萬 一塊簇新的大墓碑。 一個衣服華美的中年男子。 幾萬畝田地。到了結果。 條小路上走來。 又注意到東

麼。到那時候。恐怕像我現在的百 是這樣的麼。再過十年二十年。怕 我何苦去費了心血。爭着偌大的 萬家產。 也不睡在士邱裏。 又到那裏去了。呀。我自己難道不 伴侶了。他整千整萬的家產。現在 多幾天。也和那荒塚裏的枯骨做 他同兒子到鄉里去收租。 裏的大財主了 他又想道。『像章世傑也可算得鎮 的波紋。好像又受着極大的衝動。 質成他的意思不錯。 上飛過。啞啞的亂叫。似乎在那裏 一份家產。 …」這時一羣羣的歸鴉。從他頭 也拿不到半文去呢。唉。 還受守財奴的罵名呢 前幾天我還看見 和那枯骨伴侶 但是不

着一件新聞。 學校。做公益事業了。 踪了。他的家產 說大財主黃 已經

他費盡心力。在 童心園 結果。 家裏。 答允許多條件。方纔得到圓 次。商量了幾夜。 在外的也肯和在的家 在家的允他把在外的 在兩方面跑了 說上一片好

幾天。合鎮的居民。口裏爭傳 答允許多條件了 他又要費盡心力。在兩方面的在家的和在外的鬧得不開交到他好容易達到了目的。不上幾 次。商量幾夜。 遷出去。 軍只要在家的肯讓他<sup>®</sup>多條件了。所希望的<sup>®</sup> 此分離。他辛苦了 說上一片好

小第九號 第三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第二張:



廣說罵。』是廣晶報上丹翁的後 廣說罵 胡亭塵

以此罵彼不罵。

說罵而作的。 大下無不可罵之人。 無不可駡人之人。 八者都爲在不該罵之處。 往反在罵人者之上 所可惜的被罵 所可惜的罵 天下也

> 丙叉不罵。 被駡。 不罵。乙駡之者 甲罵之者。乙叉 者果然該罵。 而明日非。 。明日又駡人 日非而昨日是。 被罵者果然不該 今日罵人。 今日被罵 被駡 吗

事。明知其不可。而因權利的關係 被人罵。是被罵之一種也。對於一 罵。何以彼不罵而此罵。 種也。對於一事。已知其不可 而竟爲之。而被人罵。是被罵之 對於一事。不知其不可而爲之。而

> 多。 此其多。罵人之種類。當然也 **罵之又一種也。被罵之種類** 交情而偶然為之。而被人爲。 又不因權利的關係。 只因朋

我的當。 却又得不到權利。 我。又何苦多一番口舌。 譬如我之權利。是由罵人而思 者。後又被人罵而失去。我還 者。他人師法我。依樣去駡別 譬如我之名譽。是由罵人而思

唆他人使自相罵。 譬如我要罵人而不敢罵。 譬如我跟著他人罵人。 這些人也管

頭。其

艮晨好友社印行

♥內

短篇小說約三十篇·

二十餘篇

共出五册·

呆周瘦鵑胡寄塵朱維基諸君·

♥撰述者

令 片 The same of

參燕銀 粹華杏仁 **灶磨燕窩粉** 耳鹿茸等、 精 丸 定價克己、 每瓶四角 每瓶四元 每瓶八角 毎瓶二元 母瓶六角

請光臨選擇 一海南京路親仁里口 曷勝歡迎

、凡盡青承有

惠顧者

本廠之言不虛

且均選擇道地

粹華 行總 所修

義女編 奇女編 孝女編 俠女編 情女組

你的仕女畫· 上海新碼頭裏良晨 卷首二十餘人作 母編有名家題字 可見此書的蟲 封面是丁 非常美觀 珂羅

張枕綠張舍我何海鳴徐卓 作

枕 窗

商華 東亞儲蓄會

2000

請君快得五百元之獎洋

丽獎希望無窮人人可得自四角八分(希望.) 

儲戶

分會遍各省城鄉鎮●詳章兩索即寄總會設上海寳山路馨德坊一弄七號

本並可憑會單隨時向公司抵借二年以後儲戶可隨時照統計表向公司取還會得獎希望五 期三月一日開獎 滿時照本發還非特絲毫無扣亦望四

些小風頭。同是罵。而所出的風頭 有大小之不同。這又何苦。 家出去了 挨著我的不過是一

給一般學罵的先生們參考參考罷 廣說罵』原算不得甚麼。不過供

。所記一百三十有三日。逐日無缺 霍霜(Hawthorne) 嫡筆之日記也 **書肆。得一袖珍册者。革面已裂。** 不敢罵人。只算是自己罵罵自己。 很塵蔽之。 擱置僻偶。 無人顧問者 者諸君。萬萬不要見怪。我絕對 九二二年春。 日矣。展而覽之。赫然名小說家 霍霜氏記吻之賬 一來復爲始。故述閨房 有於詩家谷之小

載之尤詳。 是可吻之機也。吾責之獻吻五百 案。誤傾墨壺。 有二萬餘數之多也。 之。將無以表其情愛之篤者。累積 之牀側。俯而力吻之。以促其覺。 返室已七時。吾欲與吾妻有言。趨 打)也。獨起入庭。作深呼吸有間。 眠。疑視其容而愛極。輕輕吻之一 以見一班。記曰。『晨醒。蘇舞( 計之。此一百三十三日中。所吻殆 可之。互抱而細吻之。吻 乞恕而已。晨餐已。吾愛為我理書 不五吻而渠果覺。而吾忘所欲言。 百四十四數。吾意成一羅(即十二 Sophiea 以贖其愆。渠允三百。吾含糊 Pebody其妻名也) 猶好 收拾畢猶有歉色。 摘錄一則。

誠。 若基督徒之每飯必禱也。相約每 例。每飯吻指。以酬吾妻治餐之 誤吻吾愛之指越十數。 許其數。入後渠怒。而悉以吾之 吻十數。毋溢毋虧。否則視為背 有頃。執筆作稿。一時間而盈七巨 加於渠者諸反我。旣罷。胸際微思 「威烹之吻」。直視親吻爲家常便 勞。習久而謚之曰「咸烹之吻」。險 合執莫脫。承受一掌。乃復自由 帙。其速罕觀。其誰之錫與。及飯。 作痛。則互摟過力所致也。 其額。吻其雙類。吻其粉頸。 拿破崙柬約瑟芬。 飯矣。斯册所記。 吾弗能復也。……」 觀其所謂 宜罰。 一掌之罰。 毎日。『寄 寬恩已極 吾唇忽被

最小第九號 ……第四張 良晨好友社印行 之樂獨夥。而於夫婦間親吻之數

良晨好友社印行

先儒訓。然 金誠不負。遺編州卷看兒成。 好句。每思衰鬢勸飛觥。棃楂恪守 生。辛酉逢年世變驚。曾屬校文留 鉛槧豪爭後世名。蘇累千

是故一拳之石。而皺疲透之精神 天下之物。不以大小而决其美惠。 ▼ 最小報 顧悼秋 紙幅之廣狹。名稱之大小。而遂限 生焉。推論至於最小之報。奪能以 **攄焉。一勺之水。而細縠輕波之趣** 

子。能使眼鏡不碎。』兒子在旁笑 碎了。便恨恨地說。『可有甚麼法 把一副眼鏡打 雖澹而香則淸。君乎君乎。願長罨雖小而光無垠。君其爲名花乎。色 鳳屢。正此報之謂也。余讀其報。 夫細穀輕波之趣。皺疲透之精神。 加庶乎怡我情。

叫目下的小說家做一部新杏花天合讀者的眼光。是作者的墮落。若抬高讀者的思想。是作者的墮落。若 只是大家 。一定能夠比舊杏花天好幾十 抬高與迎合 不肯做o

其值哉。昔人云。

於一弓地。造五

空吻。恐猶未能專美焉。不識獲斯 爾狗。』相形之下。彼拿翁紙上 百萬吻。『寄爾以無量數吻。並

冊者。將什襲而藏之與。抑將付諸 前贈詩以此事相屬。故仍其志也。 吾友陳子言爲校勘之。蓋先生生 名。而相知甚深。先生家極貧。 則知其嗴咙於文字而懼其失傳者 不能自刋其文。張忌其才。未與資 海門周彥升先生與張季直同負時 ♥鏤塵精舍詩話 剞劂。使名士風流。流傳於天下後 助。會其哲嗣季誠大令爲付鉛槧。 一律見示。閱之馆然。彌增朋友 如也。 子言以校壽愷堂集咸 致

道。

『爺爺。若把眼鏡裏面的玻璃

挖去。包你不會打碎了

父親一個不留心。